



数字报网址：http://www.lsrbs.net

责任编辑:尹瑶 编辑:王君华 版式设计:李英勇

## 端午情悠悠

■ 叶启云

包粽子、吃咸鸭蛋、看龙舟赛、沐百草汤……当石榴花开满故乡山野的时候，端午佳节就悄然而至了。而每当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沉浸在川西南特有的端午民俗中，尽情享受幸福而快乐的美好时光。

记得本世纪初，二十多岁的我当时正在谈恋爱。因为我和女友都是本地人，端午佳节来临，我自然要按照本地习俗，去女友家“送节”，并陪女友游玩。

“端午送节，宜早不宜迟。”遵照传统，端午前夕，我和父母着手包粽子、煮咸鸭蛋，从集市上买回高粱白酒和茶食等，提前把去女友家送节的礼物准备妥当。节前一天，我早早地起床，精心梳洗打扮后，穿上新衣、新裤、新鞋，在父母的帮助下，将两百个粽子、两百个咸鸭蛋、四瓶高粱白酒、四份茶食，以及父亲刚从村头买回的四块新鲜腿精肉，或装进背篓，或放在两个手提袋中，准备出发。

公共汽车驶来时，我既背又提，将礼物全部带上车，高高兴兴地向住在临镇的女友家进发。女友的家离我家有三十来公里路程。一个小时后，车门开启，我或背或提礼物下车，女友已在公路旁等候。简单几句表达相思之苦后，我们或背或提，共同把礼物送到女友家。

得知我前来“送节”，女友父母笑容满面，已在院坝等候多时。住在附近的女友的伯伯和一个叔叔及其家人也闻讯来凑热闹。我连水都没来得及喝上一口，女友淘气的弟弟、妹妹，以及她的堂弟、堂妹就跑来向我索要零食。在得到糖果、瓜子、饼干等零食后，他们便疯玩去了。作为晚辈，我和女友向长辈们逐个祝“端午安康”，并得到长辈们的回敬……现场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，人人脸上充满阳光。

根据传统习俗，长辈指导我和女友将带来的礼物，按女友家八十个粽子、八十个咸鸭蛋、两块肉、两瓶酒、两份茶食，女友的伯伯和叔叔每家各六十个粽子、六十个咸鸭蛋、一块肉、一瓶酒、一份茶食进行分配，并当场送交。

中午，大家都在女友家就餐。午餐除回锅肉、炖蹄膀、酸菜鱼、时令蔬菜等丰盛菜肴外，还摆放了粽子、咸鸭蛋和雄黄酒等端午节必吃的食物。大吃小酌，高谈阔论，现场气氛热烈，令人回味无穷

根据习俗，当天下午，我就将女友接回家。临别时，女友母亲赠给我精心准备的一件白衬衣和一把扇子，女友的伯母、叔母则分别赠给我一条薄长裤和一双凉皮鞋。道谢后，我们就坐上返回家的公共汽车。

第二天，也即端午节那天的清晨，我就和女友沐浴着朝阳，到我家所在的集镇去赶集和看龙舟赛、抢鸭赛……

来到集镇，各条街道早已摆满物资，旮旯角落都挤满了人。衣鞋摊区，商家把各式衬衣、裤子、裙子等服饰挂在店面外的架子上，并把皮鞋、凉鞋、布鞋等各类鞋子摆满摊位；饰品摊区，铁架上、行道树的枝条上都悬满绣着“平安”“安康”等字样的各种颜色和款式的香囊，摊位上还摆满扇子、玉石类饰品等物件；饮食摊区，店主除经营日常的豆花饭、豆腐脑和炒菜、烧菜外，还经营粽子、咸鸭蛋等端午节特有的食品；草药摊区，不少药农在叫卖艾蒿和菖蒲等法邪除毒的草药，并出售分成小包的雄黄粉。而在不远处黄葛树下的茶馆里，老人们三三两两地围坐在一起，就着清香的茶水谈论国家家事，欢笑声交织，汇成集镇特有的氛围。

我和女友在街上吃了豆腐脑后，就沿街闲逛。在逛街过程中，我特意为她挑选了一件精致的连衣裙和一双凉皮鞋，还为她购买了避邪的艾草香囊，以及用于装饰的玉石小饰品。

约莫九点半，我们跟随人群到镇郊的溪河畔去看龙舟赛和抢鸭赛。来到河边，在数公里、宽数百米的溪河两岸，已挤满看热闹的人。我和女友好不容易才挤到一个较高的观景点。抬眼一望，在上游的几棵大榕树下，十余艘龙舟如蛟龙蛰伏，舟身绘满朱红鳞片与白色云纹，舟首龙头高昂，神气十足，用芦苇染红的龙头在微风中摆动，气势十分雄壮。另一处，数十个鸭笼码放在一起，鸭子们呱呱的叫声传到了河对面。

十点钟，龙舟赛正式开始。随着一声铜锣响，鼓点如骤雨砸落，鸣如春雷。十余艘龙舟如离弦的箭，轻快地向下游驶去。另一边，抢鸭赛也全面开始，数百只鸭子被工作人员扔到河面，训练有素的游泳爱好者扑通扑通跳下水，争抢满河飞舞的鸭子，人跃鸭飞，场面热闹壮观。

舟上的水手奋力划浆，齐声呐喊，惊山应水。龙舟宛如蛟龙，劈波斩浪，快如闪电。岸上、水中人声鼎沸，助威声、呐喊声、锣鼓声汇成一片，响声震天。忽然，一艘龙舟冲刺撞线，其他龙舟也步步紧逼，水手们振臂高呼，船头鞭炮骤响。另一边，游泳爱好者在水里腾挪跳跃，拼命地追抢鸭子，不一会儿，大家双手就各拎了一把鸭头，欢呼声回响在山间……

十一点左右，龙舟赛、抢鸭赛结束。此时，天气热不可耐，我和女友无心再闲逛，就乘坐公共汽车返回离镇仅三公里的家中。父母已做好午饭，同亲友等着我们共进午餐。大家共品粽子、咸鸭蛋以及其他佳肴，喝酒、聊天，尽情享受佳节带来的幸福，憧憬着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如今，此事已过去二十多年，当年的女友早已成为我的妻子。端午佳节的传统习俗，既让我们领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，也见证了 we 们青涩情愫的升温，最终携手相守成了一家人，成为心底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。

# 青衣江上赛龙舟

■ 朱仲祥

然后搬出精心保管的高昂的龙头和高扬的龙尾，小心安装在船上，一条用作比赛的龙舟就完成了，望去威风凛凛，气度不凡。

年少时，青衣江上龙舟竞渡的盛况记忆犹新，特别是刚开始时的游江环节。所有参赛的龙舟，一起划到参赛水面上展示各自巧夺天工的造型，以及每支参赛龙舟队的阵容，并给出相应的评判，计入最后的总分。同时举行纪念先贤的仪式：把包好的糯米粽子投入江水中，表达对于屈原、大禹、李冰或赵昱的崇敬之情。据说现在的夹江龙舟赛，已经改变了许多规则和程序，省掉了游江等环节。

去年端午到来之际，我专程回到故乡，再次目睹了夹江龙舟竞渡的热烈场面。其时，青衣江水蜿蜒而来，在千佛岩下轻狂荡漾。东风堰附近的防洪大堤上，摩肩接踵人头攒动。主赛场上彩旗招展锣鼓喧天，舞狮、舞龙的精彩表演，更将节日气氛营造得热烈非凡。

来自各地的数十只龙舟，早已泊在水面整装待发，龙舟健儿一个个摩拳擦掌，太阳在他们的脸膛和手臂上镀着金光。比赛的信号弹嗖嗖地划过上空，精彩的龙舟夺标随之隆重开始。只见装饰精美的龙舟如蛟龙出海，在平静的河面激起欢快的浪花。激昂的乐曲响彻江面，阵阵皮鼓铿锵有力，鼓劲的铜锣如阵阵号角。那高亢的龙舟号子，从一只只龙舟上响起，振奋得赛手群情激昂热血沸腾。在鼓声、锣声、号子声的激励下，健儿们奋力划桨，奋勇争上，只只龙舟如离弦之箭，健儿们青春勃发激情澎湃，在竞赛中你争我夺奋勇争先，各自尽力冲向终点，呈现出“千顷水面琉璃滑，百艘龙舟竞争先”的动人场面。

青衣江两岸，观者如潮涌动，人山人海；宽阔的江面上，健儿挥桨奋楫，百舸争流。我们奋力挥舞缤纷的彩旗，发出阵阵“加油，加油”的鼓劲声，山呼海啸，

世界灌溉工程遗产——夹江东风堰，有“两山对峙，一水中流”的独特地形，夹江因此而得名。发源于川西北高原的青衣江，一路奔腾咆哮来到夹江境内，立即温婉驯约野性不再，并缓缓流入东风堰，灌溉千亩良田，描绘出“类吴中景物”（王士禛语）的古邑风景。青衣江水荡起千重碧波，如青衣佳人舒卷千里长袖，在风景秀丽的千佛岩下游，不仅描绘出一幅壮丽的天然图画，也造就了一处龙舟竞渡的绝佳水面。

“五月五，过端午，赛龙舟，挂菖蒲。”这是夹江由来已久的民间习俗。但故乡龙舟竞渡，与其他地方的内涵有所不同，除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外，也曾用以纪念大禹和李冰。东风堰的丹崖之上，就有“禹迹千秋”“润泽乡民”的题刻；李冰治水青衣江，被乡人尊为“川主神”。也有纪念隋代太守赵昱斩蛟的说法，故乡的龙舟会也因此叫做“龙船会”。

每年接近端午，故乡的小春收割、大春栽插完毕，青衣江和东风堰也进入丰水期。相对农闲的乡人，会选择青衣江渡渡口，或是东风堰较为宽阔的水面，举行规模不等的龙舟比赛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，祈祷江上行船平安。活动进行时，十几只或几十只龙舟，飞快滑行在玻璃似的水面上，激起阵阵洁白的浪花，也赢得阵阵欢呼 and 喝彩。

南方地区赛龙舟，一般是专门制作的木船，端午到来时搬出来参赛，平日就束之高阁无人理会。但故乡的龙舟，大都是平日里的生产生活用船。只有龙头和龙尾是做好了存放在那里，比赛时再“请”出来安装上去。岷江、青衣江、大渡河三江汇流的乐山，船夫们驾驶着一种叫“双飞燕”的木船，体型狭长，轻灵快捷，是最适合选来做龙舟的。一旦选中了哪只船用作龙舟，先要检查船身有无毛病以作修补，并刷一遍桐油以减少与水面的摩擦，继续在船身涂上金灿灿的鳞片等彩绘，以增强龙舟的文化审美。



端午粽香

周社根 摄

## 龙舟不语，鼓点不灭

■ 杨力

端午未至，江水已暖。

清晨五点半，江面上薄雾未散，一个身影已经蹲在岸边，用棉布蘸着桐油，一寸一寸地擦拭龙舟的船身。他的手指糙，指节粗大，可擦船的动作却轻得像在抚摸婴儿的脊背。

这人就是我舅舅。

么舅舅从20多岁开始划龙舟，到现在已经参加了十多届。他每年都入选当地的龙舟队，每年都拼了命地训练，每年他都坚信这一次能拿冠军。可每年，冠军都离他差那么一点点。

“一点点”像一根刺，扎了他十几年。但么舅舅没有被这根刺绊住，他选择带着它，一年又一年地划下去。他对龙舟的爱，已渗进了骨头里。每年赛事结束，龙舟要归仓封存。别的队员交了船就走了，只有么舅舅留下来。他围着龙舟打转，这里摸摸，那里看看，像送孩子远行的父亲，满眼不舍。

“船是有灵性的。”他说，“你用心待它，它就能感受到。”

给龙舟抹油、修缮，许多可以来年才做的事，么舅舅提前就干了。别人说他傻，他笑笑不说话，继续蹲在那里，把每条裂缝都补上，把每处磨损都打磨平整。他管那些磨损叫“伤疤”——龙舟的伤疤，也是他的伤疤。

“龙舟休养好了，来年才能出好成绩。”么舅舅说这话时，眼神笃定得像在发

## 最念那年龙舟赛

■ 党元旭

一说起端午，我心头最先浮起的，竟不是粽子的清香，也不是锣鼓的喧闹，而是1979年五通桥那条浑黄翻涌的茫溪河。是两岸密匝匝的人潮，是农村生产队小船改成的龙舟，还有那一碗老鹰茶的醇厚、一杯糖精凉水的甜涩。那年的龙舟赛，没有排场，没有修饰，全是百姓自家熬出来的热闹、捧起来的狂欢，却藏着一代人最滚烫、最质朴的乡愁。

五通桥因盐设邑、因水而盛，岷江、涌斯江、茫溪河三水交汇，船是百姓离不了的生计。那时节，沿江的社队和航运企业，多的是小木船，平日里运肥拉货，是实打实的生产工具。端阳竞渡，从没有专门打造的舟艇，更不消说如今的玻璃钢赛艇，全靠这些泡在水里的劳作之船，临时抱佛脚，改头换面。

农历五月初五，沿江便民活开了。汉子们把自家的生产船从水里拖上岸，拿刷把将船舱里的污垢冲刷干净，用粗麻布擦了又擦，直擦得露出木纹。然后寻些红漆绿漆，胡乱刷上一通，不求均匀，只求鲜亮。船头用竹篾彩纸扎个龙头，龙须飘飘，船尾插面红旗，写着自家名号；船中搁一面小鼓，鼓手赤膊站定，这便是一条龙舟了。划手都是本地农民、船工、搬运工，没受过半日专业培训，只凭一身力气、满腔热忱，光着膀子，挽着裤腿，往船沿一坐，就是一支队伍。生产队小船船沿高，木桨短，吃水不足，有人便往舱里搬些鹅卵石压舱，船是稳了，却更沉了，跑起来愈发费劲，可谁在意呢？比赛团队有船的出船，没船的借船，端阳一过，龙首回过，彩旗拔了，船又回到水里，继续运它的粪、拉它的货——船是养家的根本，可比一时的热闹富贵。

彩船又是另一番光景。用稍大的运输船或摆渡船改造，扎些彩布纸花，摆几张简单桌椅，慢悠悠漂在河面“游江”，算是给龙舟赛暖场。所有的改造，都守着一条规矩：不拆结构、不伤船身，节后立马复原，不耽误一日生计。

那时看龙舟，没有划定的看台，更没有如今这票那券。沿江的坡坎、码头、石滩，都是天然的座位。端午前几天，家家户戶就惦记上了，天不亮就扛着板凳竹椅去占地方，来得迟的，只好站在高处踮脚张望；年轻小伙干脆挽了裤脚站进浅水，河水凉浸浸没过脚踝，既看得清河面，又躲得开人潮；那些半大孩子最是灵巧，三下两下爬上黄葛树，骑在粗壮的枝丫上，抱着树干往下瞧。树影摇摇晃晃，人影密密麻麻，倒成了最鲜活的景致。

我那时正是十几岁的少年，心早野了，不等大人吩咐，约上几个要好的伴，一路小跑直奔河边。脚步轻快，心里满满当当，全是端阳的龙舟。

节前的五通桥，早已热闹起来。国营饭店早已备足了米面肉食，敞开迎接四乡八里的来客。旅馆床位订满了，就搭临时通铺；茶馆也通宵亮着灯，等着走累的人歇脚。普通百姓也不闲着，老人妇女早早把瓦罐铁皮桶刷洗干净，老鹰茶熬得深褐透亮，消暑凉水要用新打的井水，搁少许糖精，讲究的再滴几滴薄荷香精，两分钱一杯，路人端起来咕咚咕咚一饮而尽，干渴顿消。没有吆喝，没有争抢，一递一接间，满是个年代最朴素的亲热。沿江的空地上，还有要把戏、卖跌打药的江湖人，敲着锣，喊着号，给端阳添了几分野趣。

龙舟赛开赛前，河面须得清场。五月江水浑黄，平日里通行的浮桥早拆了，盐船和运输船都靠了岸，几条大的用来做临时的观礼台。一切从简，安全就好。

五月初五，天还没亮，五通桥就醒了。两岸人山人海，说话得扯着嗓子吼。邻近县份的百姓，举着火把赶路，火把在晨雾里闪烁，像一条游动的火龙。月光与火光交织，脚步声、说话声、火把噼啪声，汇成一支动人的乡间晨曲。

我挤在人群里，踮起脚，目不转睛盯着河面。一条条龙舟一字排开，彩船静静泊在岸边。锣鼓一响，发令声落，十几条龙舟箭一般射出去，划手们喊着粗犷有力的号子，木桨劈开浑黄的河水，溅起雪白的水花。他们没有技巧，只有使不完的劲，胳膊上肌肉紧绷，汗珠甩进河里。船头的鼓点密集，船尾的舵手咬着牙掌稳方向。两岸的呐喊、助威、鼓声、桨声、水声，震得岸边黄葛树叶簌簌往下掉。

我看得痴了，脸颊晒得通红。身边一位老人絮絮叨叨，指着河里的船，说哪条是哪个队的，划手是谁家的后生。年少的我已懂得，这份热闹里，藏着的是普通人最欢喜的期盼。赛到紧要处，两条船齐头并进，谁也不肯让谁。岸上喊哑了嗓子，水里吼红了眼，树上的娃娃急得直晃腿，老人笑没了眼睛。比赛没有高额的奖金，更没有什么奖杯，赢了的球队举着一面锦旗绕河一周，接受众人的欢呼，划手们咧着嘴，笑得称心如意；输了的也不垂头丧气，只撂下一句话：输赢算什么？参与过，欢喜过，就足够了。

正午的太阳毒辣辣晒着，却没有一个人舍得离开。江边要把戏的、卖茶水的吆喝得更欢了。川剧团和电影院场场爆满，进不去的人就席地坐在门口，就着老鹰茶啃干粮，养足了精神等下午的赛事。

午后最热闹的是抢鸭子，几十只活鸭扑棱棱被抛进河里，划手们纷纷跃入水中，你争我夺。谁抢到了，高高举过头顶，水淋淋的，惹来一片叫好。那只鸭子，就是最实在的奖品，回家炖上一锅，全家人跟着沾光。

直到太阳偏西，龙舟赛渐渐散了。划手们扛着桨上岸，满身疲惫，却笑得分外舒坦。两岸的人潮缓缓退去，乡间来的再次举起火把，踏上归程。火把的光点渐行渐远，河里的涟漪慢慢平复，只留下阵阵欢笑声，还在夜风里飘荡。

我和同伴一路说说笑笑，手里捏着一根老冰棍，舔一口，甜到心里。路上的人都在议论今天的赛事，走得乏了，心里却满满当当。那时候日子紧巴，却处处透着踏实，透着暖意。

几十年过去了。如今的五通桥龙舟赛，有了专业的舟艇，有了规整的赛道，热闹还是热闹；黄葛树依然繁茂，河水依然流淌，可当年挤在人群里的那个少年，已经老了；生产队小船改造的简陋龙舟，节后必须复原的规矩，成了遥远的记忆。我们再也看不见举火把赶路的人群，再也听不到那发自肺腑的号子，再也喝不到岩边小摊上那一碗老鹰茶了。

站在沿江的坎上，望着平静的河面，我总想起1979年的端阳：浑黄的河水，简陋的龙舟，满山两岸的人潮，树上的娃娃，水里的汉子，朦胧的火把……像一部老旧的默片，在我脑海里反复播放，不肯停歇。

五通桥的龙舟，赛的是乡愁，划的是岁月，怀念的是回不去的年少时光。那场土得掉渣却热得烫心的龙舟会，早已刻进我们这代人的骨血，成了一生也化不开的乡愁。

每当端阳风起，河水荡漾，那条河、那些人、那场热闹，那份永不褪色的乡土情怀，便又涌上心头——那是属于五通桥的端阳，属于那个年代的端阳，更是我们这一代人，最深情难忘的人间时节。